

增加產生價值

延歸鄉來討論春耕工作

切實解決羣衆困難

力求改進農作技術

【太教訊】春耕即行開始，延屬地委日前再度開會研究春耕生產工作，茲將討論情形摘要報導於下：

在羣衆批評監督下

延縣區鄉幹部作風建設

本報訊：延安縣的區幹部，在去年的選舉運動中，思想和工作上有了大的進步，不少幹部進行了檢查，比較嚴厲徹底，我批評比較嚴厲徹底，而此會上的誠懇的反省，自己，又恐群眾當面，便不好意思提意見，或走開，好叫群眾盡意見。同時縣上的批監督，不僅使幹部認識自己的缺點，而且端正。如柳林區副區長，擔任了三年區長，常把機關，一草一木，都

在雲蒙松樹下，把別多年來埋藏的心病腐化份子揭發了出來，使得某些和他有同樣毛病的幹部得到了教育，用口說心長許其亮，在舊社會就是個流氓，在二月當了五年生活腐化，以前而地下，還騎馬，被罰錢向群眾措罰，如老百姓結婚離婚要證書，一定得先請他批准，不然他就不准，給他錢，又如王天才腐化結婚，就給他一萬元，他並且拉攏，抽上四

個主任要臥情互相包庇。一般幹部與黨組織感而不敢言，前年該區組織幹事會幾次向縣區告他，未告回。這次放手發動羣衆以後，黨發覺到他們極惡劣行為揭發出來，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將他連同四個主任全選除掉，使這幾個有毛病的幹部也認識到「民主真厲害呢！」

從以上的事實，說明逼羣衆是教育幹部的主要方法之一。領導上衡量的幹部也應以羣衆的衡量为標尺，我們每個幹部都應受羣衆的監督與教育

（李冰）

晉察冀日報
日版

新章
銷場

除苛
雜

換租
減

安新
章

九戶村統計，此項租額僅該村改訂減實行政，均已按中央政府水災區

約的葉田即達七千餘畝過去奸商及二東家等租田均已由

愛樂要知

人生道也

呂梁農會研究發動羣衆的經驗

快把村級的工作，馬
上組織起來，與指導員輪流
開關」，再不就聚資
工。金盆河鄉理員趙
子經，經過批評教育，學
令作風逐漸克服服了
渾身，他向大眾講了道
大道理後，將自己沒
手打倒，而將自己沒
代解決問題與以後在
中，檢束未下屬誤認

「聚華社營緣十五日電
呂梁區農會於日前名來
所屬石、雞東、方山等
縣最近悉發動聚眾專門
究發動聚眾與組織聚生
產研究會問題。經過三
大研討，認為數月來各縣
食資助詐匪爭已有廣泛
開展，據該區四聚眾已
約一四四戶，食資助詐
匪一四四戶，食資助詐
千兩以上者，聚眾助詐
役地位變成社會的主人。
但還存在着一個普遍的缺
點，就是沒有和組織聚眾
生產相配合，未將反匪詐
獲得的款項立即用於生產
，有些村莊把款子當聚貼
上封條，準備春節時再發
給聚眾。在一小部份已處
理的數字中，有時大家大
吃飽飯浪費，不能對生
產起補助作用，也有些村莊有
聚資助詐，也有聚資助詐

但是給每人開一張股
由幹部辦合作社，
作社有六七個人吃喝
案稱為『吃穿社』
但也有不好的例
隱石李家灣村把一百
開洋分配給七十五天
開展紡織，不到十天
大的四位。方山淋頭
是聚資數十個萬元買
作，組長周樹德工

鄰區腳戶的慨嘆聲

『國事和平了，邊區的人越有福氣，自問那幾件事還照舊！』

晉綏頒發春耕指示

建立各級生產委員會，加強技術研究，注重精耕細作，改良作法。

深入調查研究

放手發動羣衆

放手發動羣衆

【新華社太行九日電】涉縣石門小溝的波紐電報，從上月中旬開始，至今已十餘天，但通訊始終沒有斷絕起來，消息也日見有增加。到對面不難，但對下則困難重重。

苦。上月十八、九兩日，區村幹部在一起集合檢討原因，常即發現：（一）領導上只注意過去年波紐的保護份子中發現問題，而忽略了比較穩健的大部份；（二）已出動偵察隊去工作，因而懷疑租佃問題，思想上的障礙起來；（三）領導上壓迫鄉保份子，鄉們接應不了，已不敢向政府報告，更不敢向政府請求支援。

問題，領導上沒有通融積極份子去訪問老實農民，因勝利，新訂合同九兩，土布兩元，房山甜菜四萬畝，近山甜菜五萬畝之工人挺身同鄉主佃王士旺，曾爲阻止增雇王士旺，三百餘工人的錯誤，表示歉意。陳水

僱工唐傳工人與要求增雇王士旺，曾爲阻止增雇王士旺，三百餘工人的錯誤，表示歉意。陳水

調解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地 圖

霍 一 禾

三才圖會

深入農村，主動解決問題，黨與行政適當配合，羣衆稱好。

研究工作，深入農村解決問題，建立起工作制度。

▲「反政
子長戴成機
子長先鄉
石一，擺給
這些突，當一沒有困苦役

估獨

平西一帶不斷發生反對
事件。昌下縣小夫仁莊起
一百卅餘人，經派主承調
前往說理，經派主承調
力爭復業增產，終將各
每年最高工資達小米七
等。經派主承調以「變天」等
的剝削條件。經派主承調
工人工資現已紛紛提高。

轉歸農民耕種
合理解決

識了社地本爲全
所收之額亦應出
在政府支持下，
鬥爭中農民揭
的種種悲慘的異
民向郭正長秀
將所收回的租
村公債，要求租
與郭榮榮、張永
給了全村一百餘
，選郭公正人士
機關的處境與機

從惡霸獨佔轉歸農民耕種
長治公地合理解決

長治公地合理解決

主所轄，用利剝削農民，在此次豪強運動中已由民選政府接情處理，分配耕無地與少地的農民。如該縣莊店村全鄉租地三百零九畝中，即有社地一百八十四畝，這些地都為均為該村經營者惡霸霸佔，郭玉秀、董金水等所把持。新金堂所把持的社地新金堂、郭玉秀、董金水等所把持七十畝，郭玉秀所把持的南社有地四十二畝，好地全部為郭本人及村中二、三大戶所分租，毫不出租，壞地租給農民，租額極高，一般均在產量百分之六十以上，而每年所收租額亦為郭等所佔有。收租時則假「公租」、「老鄉租」等名義，極爲殘虐。此次延縣中農民經過法令教育，認識了社地本為全村公益救濟事業所有，應為眾人所耕種，所收之租亦應用於救濟，不應為少數人把持說有。該村遠在政府支持下，發揚了對新、郭等惡霸地主的抗租鬥爭。鬥爭中農民揭發了他們在荒年中逼租而做佃戶與貧民種種悲慘的黑幕事實。如民國三十二年大旱時，該村農民向郭等跪求緩租與用穀救濟，不獲允許，而郭竟將所收的租給了他已租好的「做強」。這些事實激怒了全村公憤，要求郭、郭等吐出貪污巨款重新分配社地。縣政府與該黨要員與中政府，將該社地二百三十八畝分配給了全村百餘戶中貧農，其餘四十六畝留作村中公義之用，選舉公正人士管理之。政府此種合理處理，深得社會各界所贊揚與擁護。

澳洲鋼鐵工人
聯合會總書記
索爾登

九月間，我到巴黎參加世界職工聯盟大會，之後即去蘇聯，現在我又從蘇聯回來了。

我於十月二十二日乘飛機到達莫斯科，中途曾經柏林和明斯克兩地，離開莫斯科則是在十二月十八日。這一時期間，在我生活上是最為有意義的時間，我第一次地親眼見到了社會主義的力量，蘇聯人民修復由戰爭所造成的損害以及把戰時經濟轉變為和平經濟的努力方法，恐怕是最值得人們效法的了。

的一幕婦女說：「你們的丈夫回來以後，你們不是還要繼續做這樣的工作呢？」

一個婦女完全平靜地答覆說：「所有我們每一個人

的丈夫都已經被德軍殺害或回來了，我們感到幸運。

這個農場一共有七十家人，懷妊者多是容易明白的。

當戰爭起來的時候，每一個壯年人都離開這個鄉村

走了戰場，留下來的五個老人和婦女兒童們又繼續

蘇聯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蘇聯人民的生命和物質建設在戰爭當中的損害實在太大。

我曾經到過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自然還得加上我最近兩年住在那裏的澳洲，以及其他的許多地方，這些地方的損害和蘇聯人民所忍受可怕的犧牲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蘇聯人民，由於在擊敗納粹德國的戰爭中負起了大部的任務，他們所化去的代價也就特別的多。

在蘇聯，似乎沒有任何一家人逃過了這次戰爭的苦難，特別是在德軍所到之處，幾乎所有的家都已完全化為烏有。

在每一個城市的週遭，特別是在蘇聯大鐵路中心地的莫斯科，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制服還穿在身上的膝跟跛腳的紅軍士兵們，以及許多已經穿上平民衣服的青年人，他們很明顯的都是戰爭的受難者。

我們到高爾基城附近一個集體農場去的那一次訪問是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的。美國婦女代表向那裏

拆賣這些豐饒的工作。但不管男人們已離開了工廠，這個場場的生產量在戰爭的幾年間反而增加了。由於戰爭的損害，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缺少各種各樣的物品的。我曾會告訴你生產某一種東西的工廠，因為地區被德寇佔領，已給完全的毀滅了。

在被德軍佔領的地區，成百萬的蘇聯人民，現在還沒有住屋，在烏克蘭，在工業已被搬走的類似的其他地區，住宅問題還是很嚴重。莫斯科人口，在戰時已增加了一百萬人。

蘇聯人民怎樣解決他們目前對着這些重大問題呢？我應當說，他們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的努力，是應當博得全世界每一個有心的人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景仰的。

我曾經訪問過蘇聯最大的造機工廠，在戰爭期間，這個工廠一共生產了十萬尊大砲，這個工廠的地點是在高爾基城。

草
明

敵人在的時候，工作時間久，掙錢少挨打受氣。解放以後，工作時間縮短，工資增多，每天上課，還鬧秧歌踩高蹺。

這烟草工廠，和張家口同時，從『日本人在的時候，每月給的奴隸的地位被八路軍解放出來，每天小米一斤。遇到，扣

我們上那兒去參觀。頭一次走到區較大的城市，頭一次踏進這城大的工廠，心裏有說不出的歡喜。『齊整的紅牆壁，工場外面，鑲着，近二十個穿丁彩衣的男女孩習高蹺，據說是準備過新年時開好，扣錢；他們脾氣來也扣錢，換錢。現在呢，不同了，每月拿到四千元過幣，够吃，了，八路軍從不打罵人。』醇小的熱心地說。

『我們去看手和機械的鐵鑄吧。』羅副經理把我們帶到手工的裝包間。這裏面，多數是十二三歲到七八歲的女孩子，她們小小的手指，像會使法

了。那個過道是我在的基本已弄好的。誰剛開門引導我們去從烟葉出到捲成香烟，裝在箱子裏的整個了。那兒的工友將近五百，除了噴濕的幾部份是成年老工人之外，大部份為女人和童工。

濕和加料機，我們奇怪機器轉。誰剛解釋說，因為有一缺之，但為了避免工人失業，每天的重量。

一個小女孩手飛也似地工作着，她那纖小的身體因敏捷的動作而顯得更靈活。『我現在能包到三百條了，比日本人時增大了三分之一，而且工作時間減少到六小時哩。』她回答着客人的詢問。

「能擦鋼板旁邊兩個男孩子臉脂。」大的最多不過十六七，小的十四三，四歲，我問他們：『你們五工的工資？』

「我們是熟練工人。」年紀大點

分鐘，看見他手的敏捷，看見機器的自如，我深深自己覺得太

本人在的時候，拿多少工資；八

了，又拿多少了？一個同志這樣

「爲什麼現在生產力增加了呢？」

「不知道。」她偏一偏頭，因爲找不

出理由而窘急。

她旁邊的同伴努力辯解說：『爲什麼呢？現在我們每天上兩小時課大了呢？』因爲過去和現在大不同了

『我們還可以開快款，舊高爐，工資照給，過去，日本人拿著棒棒往我們頭上

丟，身上揍，』另一個說。

『現在工廠是爲我們自己的。』一位女

工指了一指，是恩田家的一處我們

她的話使我們得到了解。

朔 楊

「今天我們自動組織娛樂隊，工資照領；過去已瘋狂的剝削，今天廠方爲了怕工人失業，寧願不賺錢，減少產量以維持工人的生活；過去思想的不能自由，唯命是聽，今天有自己工會，可以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自由說話。」

你們願意把工廠搞得更好就去搞得更好；你們願意把張市弄得更多榮光就多榮光。

——過去是日本法西斯統治下的奴隸，
今天基督教驚邊區的主人！這是截然

着土，突地就這裏出來個腦袋，那裏出來條大腿。這裏埋葬着他們的骨肉，他們的親友，但是却埋不了他們慘痛的記憶。

提起這件事，石頭人也要流淚！人不是人，却和牲畜一樣，最野蠻的奴隸主對待他的奴隸也不會更殘暴。最狠毒的便是日本劍子手。他們派出大兵來屠殺中國人，在宣化經營起龐大的鍊鐵廠，到處強抓中國「苦力」製造殺人武器。從河南、河北、山東，一車一車的工人往礦山驅離。這些人不能抓來便是俘來的

山亂人坑

朔

鎖在鐵囚車裏，吃喝不管，達到大熱天有時整車活活悶死也不算稀奇。

一進鐵山，工人算是下了活地獄。滿身滿臉盡染成紅色，衣服是些爛布襤，三九天身上也難得見些棉絮，只是披着石灰袋子破麻包，要不就圍着破被，腳上似的是亂草，用鐵線織繩綁起來。他們不但受凍，還得挨餓，糧食都是配給的。管配給糧食的，是開電廠的奸細傅長二和曹老二，他們給工人吞的高粱麵，稀子湯，黑豆粥，雲豆粥，所吃時總給帶上糠子骨頭，稀菜湯子，給送沙土，木炭，樹皮，由東院子，以及雞七雜八的東西。道長傅長二還窩成窩裏頭時，便得

年平津兩地，舊年之外，雖然比過去年，更不例外。紅紙春聯一對聯幣八元，最次花燈聯幣二千五百元，油紙掛色燈二千五百元，七八紙掛色，萬子頭對打聯聯幣四萬五千元，兩聯最低每打掛幣一千六百元，高到八千元，柏油獨一戶聯幣二千八百元，銀頭花樣每戶聯幣一千一百元，福字供果每斤二千六百元，蔬供三千六百元，冰酥葫蘆聯幣三百元一串，蘋果聯幣四千元一斤，和去年比較起來，高至五六十倍到一百倍。

過了十八個多日，這中間不知有多少人發了大財。自從法幣一到北平之後，物價就旋風似的往上漲。過年照例的東西，自然更不例外。天津小學校教職員，去年十二月份薪金只發了維持費一百元，一月份的錢始終不見發下，年關無錢過，各學校員聯合了三百多人，向市府請願，提出了四項要求：（一）公教人員同等待遇；（二）中央協助地方撥發教育專款，教育經費獨立；（三）按教育部令，定三個人生活水準待遇；（四）每月準期發放薪津。在張清林的調護中間，也不得不承認，教育局辦事太慢，各機關辦事之慢，平津兩地，均無例外，不但發

幾，亦除市長予以降低，一邊說一邊哭，據調查，這老頭是喪縣人，名字叫姚炳文。

——病人眼中的周澤滔大夫——

侯星南

「月前，聽說中央醫院新從外面來了一位專醫——周澤滔大夫，担任外科主任，那時我，我正要去治自己的爲害已久的癱瘓。」

進了檢查室，除了一羣小伙子外，只發現一位四五十歲的老醫士，瘦瘦的，地兩手抱著老老的一隻髒腳，摩來搗去，談着家常：「你家有些什人？」

「那女小都冇。」

「好呀，教他們常給你洗澡，儗一下就行了，不取緊。」

主任多用局部麻藥，像我這樣深處的癱瘓，難免要痛的。我準備着忍耐。「給你扎針啦。」——主任打了個招呼，扎了兩三針，還假似他給助手們講：怎樣才能截斷神經……忽然覺得屁股上流出水來，還沒想到那是血。等到器械噁噁地響，而主任的話音已轉到：「按這癱瘓的情形！要這樣切除！」——我才曉得早已開刀了。不大一會，我還在細聽他的滔滔的談論，助手們已吶喊：「拒架」來了。

那個甲狀腺腫大的老模，開刀有幾天就跑到老模摸手去說：「侯同志，你看，痰呀！」我一看，果然挺大一個瘤子不見了。

一週以後，我到換藥室換藥，我滿以爲這是護士同志的話計，可是還派來別人動手，主任早是連拿來起繩子丁，而當我從換藥室上爬起時，主任又拿起剪子給另一位拆線去了。他簡直是放下把兒弄掃帚，時刻閒不著。病人很多，即使不是他親自診，他，他總是接檢在一下的，發現一個脚部燒傷的病人，

機會，這就是治病的好時候。他把病人提出的問題，主任把一個要緊。只要他說一句「不要緊！」病人也就放心了。病人們都曉得，如果真緊要，主任是決不馬虎的。

每當醫生拿着病歷簿，給他說症狀時，他還要一頁一頁翻着看過。和我鄰床的一位做外科的周長壽大夫，只爲了有一次周澤滔動得大一點，周主任馬上提醒醫生的注意：「如果還有啥點不直精神與否等原因，那就復植好留神！」即隨親自詳細查了病人的刀口，才允許病人出院。

主任尤其善於帝徒弟。他把每個病人都當作本

病人眼中的周澤涇大夫

俟星南

這實際情形是怎樣呢？在日金高漲的物價重壓之下，一般市民，小職員，警察，拉洋車的，郵差……，都感到存在着一種感覺，那就是「今年的年，是八年來最難過的一個年。」

北平人的幽默

北平人是富於幽默感的（姑且算它是幽默感吧）！隨便你和任何一個拉洋車的或騎三輪的扯上一句「你過年好呀！」假如是過個年大一點的，他會一點不帶火氣地酬你兩句「起個年，曉怎麼好來着」。

一般人過年總要麼做個子，可是麵粉和價錢，便得看主主婦爲了這頭年夜飯而發愁。早幾天就要挑着袋子去買，問來問去，家家都差不多一樣的貴，牛油油每斤聯幣二千四百元，豬肉二千五，本地麵粉一百元，玉米麵也要聯幣四百元，美國麵每袋聯幣十四萬。物價逼人，買主和賣主都一樣在叫苦。

請願！請願！

重慶的工商業界時常請願，年底平津兩地的請願也不少，幾乎每天都有

一般人的請願，連要麼做個子，可是麵粉和價錢，便得看主主婦爲了這頭年夜飯而發愁。早幾天就要挑着袋子去買，問來問去，家家都差不多一樣的貴，牛油油每斤聯幣二千四百元，豬肉二千五，本地麵粉一百元，玉米麵也要聯幣四百元，美國麵每袋聯幣十四萬。物價逼人，買主和賣主都一樣在叫苦。

在規線上，除了津市學生一月二十五日的大遊行而外，卅一日天津鐵路工人的請願，可以說是最大的一次了，原因是北平鐵鐵路各部門員工從勝利和，不但公員工停發，並且連待遇也一直没有規定，去年十、十一、十二三個月間，每人僅領到維持費僅數萬元，這個數目根本連年個月的生活都維持

蘇聯紀行

若娶取消雜糧，拆除天橋棚戶，此外還要沒收敵人在西郊的房地產，而這些地產都是敵人從老百姓手裏搶劫來的，這些事情假如完全照辦，不知有多少老百姓的生路，勢必陷入絕境，所以這一向北平不斬所入在乎乎，不過

我也那位老婦問上：大概是有一個「鴉服」。以後輪到給我檢查，才曉得替他看病的就是科主任！開刀的那天，我站在手術台上，有點心慌，聽說手術就完了。抬回病房，病友們第一句就問：疼不疼？我想了一陣才答出：「只是扎針的時候，像蚊子咬了幾下似的。」多麼利爽的手術啊！難怪

，而手術後，他說道：「這是一門實際的學問，得經常練習才行。」落作時，果然做到不鬆不緊學習。

蘇聯紀行（三十八）

「窮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天下無不孝的兒女，天下無可憐窮人」。假如是兩個年紀大一些，的，再看出你是個「重慶人」，他也許會問你：「你沒看見那條賣美國洋麵的嗎？何處發賣美國洋麵的？吃不起飯了？就老老實實吃萬國麵的餃子，未必就吃不起那哪美國麵的餃子，就說說六國話」。就這麼兩句話，他够你愁味的了。

平津兩地市民目前所受的，感覺切膚之痛的，就是物價的高漲，其間最慘烈的，就是金價。日本關稅的自給，近來與美太甚，老百姓失

持不了，曾經問路員兩家，誰都沒有結果。下午二時工務、機務、車務、庶務、檢車、機廠、工廠及站等十個單位，工人二千餘名，齊赴交通部專車，乘天津新車，作持三改請願，要求改善待遇，維持生活水準，等了幾個鐘頭，仍然不得要領，一直等到下午五點多鐘，工人們到東北角，沿途高呼口號，列隊遊行，自新車站行理到，攔車向張市長哭訴，說

天津新車，長吏誇，參加了九四四軍軍長楊文，利順飯店出來後，剛從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頭，攔車向張市長哭訴，說

也不做不做了。……
就算是太寂寞了。
天天有人請願，也許是
太不愉快了，所以正月初
一（二月二日），天津警備
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就會
銜發出一張佈告，其中有
「以後各界團體，如有
向當局請求之事，可推舉
負責人或少數代表陳述意
見，不應聚眾叫喊，結隊
請願，如有違戾，國法所
在，決不寬貸！」這就是
新春開門的第一砲。
（川寄自北平）

有音樂，有跳舞，我只能在一隅作壁上
觀。「寧死不屈」的作者果爾巴托夫
先生走來問我：「你有什麼不樂嗎？爲
什麼該一概去問。該快樂的時候，爲什
麼不快樂？」
我只說：「我不能跳舞。」
「先生也說：『我也不能跳舞。』
結果彼此都笑了。但我感覺着巴先生
畢竟有眼光，我心目中發現了中國的一種
釋放的眼光，我自己中發現了中國的一種
，是在一輛紅轎上享尊貴，這要算是最
簡單的一種了。好在紅黑分明，一眼看
自己回答不出。只好忍心說一句：「沒有
。我們中國的詩人和文學家似乎從往
科考時代的文人氣習中還沒有十分解放
得出來，寫詩作文是爲的自己的功名
對象是能够够以自己功名或利祿的讀者
誰還來管你一般的老百姓，更誰還來
這末般的黃口小兒呢？中國的兒童比
鴨還要不值錢，活活生生的到處去，理
還說得『爲我們國詩或文學！但我學
還是一位「愛國主義者」，這些「家
，我却沒有『外揚』」。
還有好些人向我問到了抗戰，芳博士

石頭，摔到山溝里也不碎，不吃就沒的吃，吃了就吐，拉不出屎來了。這一來工人可死多了，正幹着活忽然就得了血傷寒，弄子流出一大灘血，就死了，常常會一死一家。要救肚子發脹，活活地脹死。也有人吃了又生又硬的東西，喝了冷水，黑夜裏山風一吹，又沒被褥，拉起來就沒救。

本監工可不管你死不死，他們手裏總提着一根棍，是個小銅頭，看見病人便恨毒地罵着：「操你個死鬼！怎麼不幹活！」同時拿起棍子對準病人的腰發狠地敲，還罵：「腦袋發硬，就得上班！」

嚴重的時候，一個月死的工人竟上千；工人們剛下

山都是零碎肢體。

到末後，工人實在看不過去了，向未多，大家實在看不過了的同伴，他們的親人。每個的送去世，掘的還不敢深，這便是叫人心驚的死人坑。家裏和煙筒山兩個採礦人家裏的死人坑埋的死人就不算筆賬我們記在日本強盜上，也記有傳老二的頭上。

在反攻中，工人們曾堅決合着八路軍襲擊敵人，現在這筆老賬。在清算委員會上

餓死了，希望市長救救，難，又說接收做個物資，

經計劃的。

北平市政府目前正計劃

去，誰都曉得這是中國的東西。

晚八時，對外文化協會曾有歡迎的領孫博士的筵別晚會，被邀往參加。來賓甚多。老博士的精神非常煥發。協會贈送了一張大幅的油畫肖像，飽髮宣顏，相對而笑，老博士的心境其樂可知。鵝風得瓜，種豆得豆，種下仁惠的友情者得到仁惠的友情，在這兒是豐滿地被形象化了。但也有種下種不結實，反而飛沙走石，叩破餅的土地，蘇聯人民的心在我眼前也活鮮鮮地呈現着，絲毫也不確指。

在這兒見到鮑毓廷先生。將近二十年不見面了，起初我沒有認出他來，是他自己向我哭臉，他說，他年紀已經老了，而我却絲毫也沒有變。鮑說蘇聯的人民和蘇聯的作家，他們的國是建成了，祇是抗聯死了，他們能够由衷的快樂。

梅博士留在蘇聯的巨像給與他。蘇聯和中國似乎是為着當代中國藝術的兩大要素。這在尊重民族形式中國聯是應該的，但我們在這兒似乎應該一番更迂迴的內省。我們的舊東西自是知道，這就是所謂「國粹」，我們早經生活保存；但我們反映新時代，表現新生活的東西，却還沒有充分的被人觀的分兩。我們究竟應該怎樣！

七月二十四日

十時半往參觀列寧圖書館，承東方部長格爾列娃女士接待，甚為慇懃。士身軀極矮，腰短，頗類日本人。館書藏頗有一千萬冊。東方部所藏者係普通書籍，有滿文五經及四部叢刊（四部叢刊應為四千冊，但館中僅收二千冊。諸部長問余：是否尚未刊全

看吧，這家前家門前盡是死人，左國右滿，小孩哭成一片。這些死人剛抬走，天亮一看，還是些蓋着席頭的死人。有時，連向橫方報告都趕不開死了兩個人，去報告了，回來一看，又死了三又去報告，沒等回來又死了兩個……

人就用破簍一捆，扔到野地，也不埋。廬山兩路邊，一個壓一個全是死地。死的死了，活着的只癱皮包骨，走着路來搖搖晃晃的腿腳邁不動的模樣。死人又不多都變成乞丐，太厲害了，連狗也不見，誰又敢不多要錢了？六一個，廬山遍野是餓軍，像呼喚哭一樣，像餓死死人，拖得到這些舊事，又激憤、又痛、又恨、又痛。

王周玉成，穿著嶄新的棉襖，「頭些年工人那有這個穿著屁股，凍的「得得得得哭。

今年翻過身來，工人都穿的好飯食，八隊軍給工人煮粥，天也暖和人，人也老，是盼的，而辛酸的日，把住冬天還沒完全過去，只有春天到來，光景才

心，眼睛都冒出來。鑲在臉上放著光，激昂地說：『肚子餓的嗷兒，褲子露了一打顫，想想當時我真要』

才上飯皮與，吃的也是鹹鹽，這道也沒有知道怎麼弄了，連飯也沒有！我們已經來過丁，便是讓我們們覺得聲價和風氣掃地，真覺好過。

巴先生和我差不多的矮，顯是精神直爽，真有「寧死不屈」的風度。兒童詩人馮柳沙克先生也在。他向我極口稱讚中國的國話，但嘆息對於中國的詩卻無緣接近。他問到了老舍，老舍的詩在一本中國詩選譯的小冊子裏面選擇了幾首。

——中國也把我的詩介紹了，我很高興。我原想寫些當今中國的詩。中國是不是也有兒童詩人？

「中國也不是沒有兒童詩人呢！」我余亦不知其究竟。」有按本籍，多圖，有一潮惠地圖，貴如防苗雷國，有一潮惠民圖，均係清代外尚有泰扎之類，目錄不盡完備，不是否尙存其他名寶珍品。

館分新置兩部。舊館傾頹，新館已蓋大，但仍未完功。謂今年政府已出六百萬盧布以爲修築費，年底如不得竣，明年必底於成。

樓宇，明窗亮牕，亦一女性，巨目炯炯先，黃白威嚴。